

JING XIAN DIAN YING GU SHI

惊险电影故事

上海文化出版社



电影 惊险 故事

上海
文化
出版
社

责任编辑：朱大容
封面设计：张 恢

惊险电影故事

本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书号：10077·3069 定价：1.00元

目 录

滴水观音.....	余 林 (1)
四〇五谋杀案.....	向 伶 (22)
R ₄ 之谜.....	肖 凌 (38)
戴手铐的旅客.....	纪 瑾 (59)
蓝盾保险箱.....	童 毅 (82)
保密局的枪声.....	石亦义 (101)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童 毅 (116)
蓝色档案.....	江上冰 (135)
第三个被谋杀者.....	宗 欣 (156)
智斗美女蛇.....	龙 元 (176)
东港谍影.....	沈耀华 (195)
黑三角.....	山 骥 (215)

滴水观音

余 林

郊野公路上的一笔“交易”

在祖国西南边陲，有一座美丽的南山市，这里风光明媚，气候宜人，四季绿草茵茵，常年繁花似锦。到过这座城市的人无不心旷神怡，留恋往返，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一天，一辆进口的皇冠豪华型卧车飞驰在南山市郊野的公路上，反光镜里的景物迅速地向后倒去。驾车的是一位身材结实的中年人，只见他身穿皮夹克，眼带墨镜，双手熟练地掌握着方向盘。卧车突然离开了公路，驶进了一条紧靠山坡，绿荫复盖的S型土路。在土路边，早已停着一辆上海牌轿车。就在卧车徐徐停下的同时，从上海牌轿车里钻出四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左颊带疤的大汉急步走近卧车，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中年司机：“货带来了吗？！”顺手打开车门钻进卧车。中年司机慢条斯理地反问：“你们哪个带来了吗？”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带疤大汉不耐烦地说：“亏不了你，先看看货！”中年司机淡淡一笑，从黑皮包里拿出印有“中共中央”字样的红头文件，晃了一下：“一共四份，今年三月份的，全是新鲜货。”说完又放了回去。带疤大汉伸手抓了个空，气急地说：“你开

个价吧!”中年司机无所谓地说:“几张‘大团结’好说,我想知道你们怎样把它带出境外?”“你他妈的少管闲事!”“我当然要管,你们‘进庙’,我全家跟着完蛋,钱再多顶个屁用!”中年司机越说越响。带疤大汉死盯着中年司机,转而阴险地一笑:“放心,我们有一道保险的秘密通道……”

卧车里的交易还在进行。这时,突然从土路边的树丛里跃出几个小伙子,扑向皇冠卧车。三个望风的大汉一看来者不善,企图拔枪反抗,被小伙子们腿起枪飞,一一被擒。带疤大汉感到情况不妙,命令中年司机开车逃跑,说时迟,那时快,几枝手枪已经从四面车窗对准了他们俩人。公安刑警队的几辆摩托和越野警车也呼啸而至,将皇冠卧车团团围住。这时,微波通话器传来“01”要找李振华的呼叫,刑警队长接过从中年司机身上搜出的五八式手枪说:“报告01,这里没有李振华!”“我就是李振华!”双手被铐的中年司机从容地说。众人惊惑……

一份特急《敌情通报》

代号“01”的南山市公安局张局长,是一位长期战斗在公安战线,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老公安。在办公室里他热情地握着侦察科长李振华的手,略带歉意地说:“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委屈你啦!”李振华幽默地说:“没什么,只是分局同志的手脚有劲,差点没把我的脖子拧断。”在场的侦察员张萍和迟强听得笑了起来。张局长赞许地说:“干得不坏,这案子的结尾工作就移交给分局办吧!你有一个新的任务。”李振华兴奋地说:“是!”张

局长摆摆手说：“先别忙，让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自己的办公桌上拿出一份文件，封页上一行红色字体特别醒目：特急《敌情通报》。李振华接过通报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月×日，一架不明国籍的高空侦察机入侵我西南上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

“×日，我边防检查站从一名出境旅客的牛仔裤标牌上查获一份有关我特种部队番号 and 设防的情报，据交代，这个代号为‘425’的敌特交通是奉‘观音’之命；”

“×日，我南山基地‘F——3’布防会议被窃听，迫使会议中断。”

看完通报，李振华的两道剑眉顿时竖成V型。

张萍从电子技术组取回一份刚破译的密码电报：“观音，命你速将‘F——3’布防情报送回家，长风站协助你。”

张局长转身对李振华说：“从电文分析，观音已经搞到了‘F——3’计划，你估计敌人会采用什么途径把情报送出去？”李振华思索了一下：“情报这么重要，又有国外长风站协助，我看是通过西南边境这个大门送出去的可能性最大！”张局长同意地点点头，指着地图上一条弯弯曲曲通往边境的公路线上的一个小红点说：“从南山市到那里只有五天路程，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把从南山去边境和从边境来南山的人的情况调查清楚，立即向省厅汇报，要求加强沿途关卡和边境一线的戒备和检查工作！”“两天？”张萍似乎感到时间紧了一些。张局长语气坚定地说：“对，必须抢在敌人前面！”

李振华陷入沉思。职业的敏感和以往的侦破经验，使他意识到：这是一场“大海捞观音”的艰苦战斗。

不速之客和催命电话

南山市地质研究所座落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白云湾。所里的岩样保管员叫依丽，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傣家女，她品貌端正，形体健美，只是在一双大眼睛里，有时会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女人的幽思。依丽正在岩样陈列室里整理矿物分类样品，事务长钱寿安提着一个纸盒，兴冲冲地跑来找她。钱寿安打开纸盒拿出一尊做工精致、造型优美的滴水观音瓷像。观音脸带慈祥，手持净瓶，脚踩鳌鱼，栩栩如生。说是孝敬依丽母亲的。依丽脸上顿时泛起一片红晕，连声说：“我不要……”钱寿安不解地问：“她老人家不是信佛吗？”依丽说：“我们傣族信仰小乘佛教，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不在傣家的信奉之列。”“嘿”，钱寿安说：“只要是菩萨，你就烧香上供，管他是哪一路神仙。就象我们单位一样，凡是带长字号的，多捧着点，准没错”。依丽不好意思地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钱寿安生怕依丽不要，有点猴急：“这玩意有钱也难买，所里只有王主任有一个。”“我真的不……”“嘿，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钱寿安硬要依丽接下观音瓷像。

陈列室的门一下被推开，传达室的田老头捧着一大堆报纸闯了进来，见到一对相恋中的情人你推我让的场面，有点进退两难，便“咳嗯，咳嗯”地干咳了两声。听到声音，依丽和钱寿安猛一回头，见是田老头，感到十分尴尬。田老头打趣地说：“我耳朵聋，什么都没听见。”钱寿安乘此放下观音瓷像走了。田老头透过老花镜眺了一眼观音瓷像，轻声地对依丽说：“依丽姑娘，你家乡来人啦，在大门口等着呢！”“是吗？”依丽眼睛

一亮，一溜风地跑了出去。

依丽看到大门口站着一个人年纪五十左右，一身傣族打扮的男人，不禁脱口而出：“帕尚大叔！”那个叫帕尚的男人赶忙把依丽拉到一边说：“你妈要你马上赶回去，越快越好！”依丽一惊：“大叔，出什么事啦？！”帕尚一看四周无人，靠近依丽一阵低声耳语，谁知依丽象触电一样，“啊！”地一声惊叫起来。帕尚走了，依丽却呆若木鸡站在原地不动。

“依丽姑娘，你的电话……”“依丽，电话！”田老头连喊了几声，依丽才猛惊过来，象掉了魂似的走到传达室拿起听筒：“喂……我是，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什么……啊？！”依丽的神色由疑惑变成惊慌，瞪大了恐怖的双眼。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依丽手里还拿着听筒。田老头摘下老花镜问依丽：“电话打完啦？”依丽吓了一跳，脸色刷白。田老头问：“你怎么啦？”依丽放下听筒，语无伦次地说：“什么？没……没什么！”

迟 了 一 步

李振华已经接上了第三支烟，迟强正在汇报：“经过最近两天的调查，发现从边境来过一个叫帕尚的人，他去市中心的瓷器店找过营业员严小苇，急于要买一尊滴水观音瓷像。还打听过去地质研究所的路，当天晚上帕尚通过严小苇的关系，住进了军区后勤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南山市……”

“地质研究所？”李振华一怔：这是一个长年有人在边境的丛山峻岭中从事野外作业的单位，莫非……李振华想到这儿决定走访一次。

地质所的王主任是一位南下干部，五十来岁，胖乎乎的，正在誊写工调名单。见到李振华进来，乐呵呵地说：“哎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李振华开门见山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时，茶几上的一尊滴水观音瓷像吸引了李振华：“你也有一尊观音瓷像？”王主任颇为得意地说：“没见过吧？景德镇的精品，巧夺天工啊！”李振华端详着观音瓷像，只见一滴滴清水，从观音手中的净瓶里缓缓滴入瓷像底部的大鳌鱼嘴里。王主任内行地介绍：“这还有个典故呢！按佛教的说法，鳌鱼驮着大地，发起怒来身子一动就会山崩地裂，玉皇大帝下令南海观音降伏鳌鱼，世间方得太平！”听了王主任有声有色的描绘，李振华言外有音地说：“从古到今，人们总是盼望太平，可惜总是太平不了。”王主任笑着说：“你们搞公安的总是三句不离本行，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所里出了什么事？”李振华说：“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外人到所里来过？”“这好办，我去查一下会客单。”说着王主任下楼而去。

李振华乘室内无人，拿起观音瓷像仔细观察，未发现什么疑迹。这时王主任拿着会客单回到办公室。李振华边看边问：“你们所里有个保管员叫依丽，能找她谈谈吗？”王主任不在意地说：“她走了，回乡探亲啦！”“她家乡在哪里？”“边境姐东寨。”“什么时候走的？”“昨天上午，母亲病重，急得要命！”李振华“嚯”地站起身来，心里在说：迟了一步！打过招呼就走了。王主任扫兴地说：“吃了饭再走嘛，我已经要司务长准备了，老李……”

直升飞机已经发动。在弦梯边，身穿猎装、手提小皮箱的张萍问李振华：“科长，还有什么事吗？”李振华握着张萍的手说：“要说的都说啦，总之，要严密监视帕尚和依丽的行动，不

能打草惊蛇，边境的情况特别复杂，要依靠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祝你成功！”张萍进入机舱，直升飞机徐徐升起，向西南方向飞去，李振华看着消失在天边的小黑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灵宫殿的女尸

灯光下，李振华在为女儿蕾蕾补豁了口的小皮鞋。脑子却象翻腾的大海平静不下来，几天来的工作情况一涌而上：神出鬼没的电码声，神秘而来的帕尚，匆匆离去的依丽，还有瓷器店的严小苇……真是头绪纷繁，混杂不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李振华从推想中拽了回来，李振华起身开门，迟强象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老李，严小苇被杀！”李振华惊愕地问：“在哪里？”“南山灵宫殿！”“走！”李振华迅速穿上外套，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又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女儿，轻轻地带上了门。

夜幕笼罩下的南山灵宫殿，星火点点，人影晃动。李振华和迟强赶到现场，只见死者半卧在殿前的台阶上，生前漂亮的长波浪发型现在象乱麻一样披散开来，修饰过的两条细眉间留着一股怨气。现场工作的灯光反射到殿内一尊泥塑金身、怒目圆睁的灵官像上，使人产生一种阴森的感觉。根据先到出事现场的刑侦队和法医的初步勘察表明：死者是他杀，遇害前没有反抗的迹象。罪犯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痕迹。看来是个职业杀人老手。那末，凶手是谁呢？！李振华说：“走，到严小苇家里看看！”

严小苇的家在军区后勤部大院，是一套四室带客厅的住

房。女儿突然被害，使严小苇的母亲心胆俱裂，痛不欲生。见到李振华和迟强进来，严母抽泣着说：“同志，怎么会出这种事？！我家小苇死得冤枉呀，你们一定要查出凶手给她报仇哇！”李振华安慰着严母问：“小苇是睡哪一间房间？”严母带着李振华进入小苇的卧室。李振华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小苇的卧室：这是一间十四、五个平方的房间，床边靠放着一套写生画具，墙上挂着几幅功力不足的油画和素描，看来是死者生前的习作。李振华拉开靠窗的写字台抽屉，露出几本半裸体的国外影星画报和几盒流行的迪斯科音乐磁带。迟强打开了存放画稿的立柜。严母在一旁说：“我们小苇是个正派姑娘，她最近一直在学画。”李振华的目光停留在床头柜的一幅照片上，这是一个头带军帽，身穿军服的英俊小伙子。李振华拿起像片问：“这是谁？”严母说：“是小苇的男朋友，叫高阳。”李振华紧接着问：“在哪个部队工作？”严母说：“是基地司令部的参谋。”李振华心头一震，欲言而止。

增 援 边 境

李振华、迟强离开严家，从验尸所回到局长办公室已经是东方透亮了。解剖尸体查检结果表明：死者的胃液中有少量的麻醉剂，心脏积有瘀血，这不是一般的凶杀，而是很可能与窃取“F——3”情报的活动有关。迟强认为，那个行动诡秘的帕尚很可能是敌人的交通。但是，假设帕尚已经取走了情报，为什么依丽又在帕尚走后去边境呢？敌人不会这么愚蠢。李振华分析，敌人杀严小苇显然是为了灭口，至少说明严小苇在某个方面掌握了重要情况。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帕尚、依丽相

继离开南山以后，才下毒手呢？敌人本想欲盖弥彰，反而暴露了他们用暗杀严小苇转移视线，把我们拖在南山的阴谋。张局长沉思着说：“对，他们就想这样达到掩护情报出境的目的！”情况很清楚，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说明有关“F——3”情报已经转移出南山市。张局长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李振华：“振华同志，你得亲自出马啰！”李振华早有准备地说：“我想明天就出发！”张局长又对迟强说，马上和基地司令部取得联系，对高阳的调查工作要同时进行。

作战参谋身上的窃听器

话分两头。基地司令员找高阳谈话，告诉他三天前严小苇被人暗杀了。高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惧地问：“这……这是真的？！”不禁神思恍惚，泪珠夺眶而出。司令员严肃地指出，严小苇的死可能和“F——3”泄密案件有关，要高阳把和严小苇的一切情况交代清楚。这时，司令员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张局长和迟强同时进屋，示意不要出声。迟强拿着测声器走到高阳身边，测声器突然红光闪闪，吱吱有声。迟强要高阳站起来，迅速从他腕上摘下手表，回头对司令员和张局长说：“窃听器！”司令员拍案而起：“真没想到问题在你身上，如果‘F——3’计划被敌人搞走，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基地一夜之间就可能化为灰烬！这是犯罪！”高阳痛苦地回忆起手表的来历……

那是半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热恋中的高阳和严小苇携手登上南山。严小苇含情脉脉地对高阳说，要送一样东西给他，要他猜猜。高阳从进口香烟猜到柯达彩卷，一样都没猜

准。严小苇嗔声地说了一句“土包子”，要高阳闭上眼睛。严小苇把一样东西放在高阳的手心里，高阳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造型别致，多功能的电子表。高阳说：“这么贵重的表，要花很多钱吧？”严小苇得意地说：“你那块破表，早该更新换代了，我这是便宜货。”高阳怕是走私表不敢要，严小苇有点生气。原来，两个月前，严小苇在南山公园樱花廊写生，遇到一位老画家，自我介绍姓冯，说严小苇有作画的天赋，还一口答应想办法送严小苇出国深造。严小苇巧遇知音，受宠若惊，渐渐和老画家成了忘年之交。电子表也就是老画家托人从国外带回来送给严小苇的。严小苇也回送了一套景德镇产的咖啡具。现在严小苇听到高阳刨树究根地追问电子表的来历，就带刺地说：“你又吃醋啦？人家冯老师是大艺术家，爱才重感情，你不要我就把它扔了！”……

说到这，高阳悔恨交加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电子表里还有窃听器……”张局长问那个画家叫什么名字。高阳想了想说好象叫什么冯静芝，其它什么都不知道了。司令员和张局长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保卫处的干部摘下了高阳的帽徽和领章，把高阳押了下去。张局长转身对迟强说：“立即通知各分局，在全市侦查冯静芝！”

姐东寨的风波

话说依丽心急火燎地赶回姐东寨，见到母亲不象有病的样子，心中不免狐疑起来。依丽妈见到女儿，不禁失声痛哭：“妈对不起你呀！”原来前几天寨子里赶摆，依丽妈带着小外甥岩团去奘房做佛事，奘房里香烟缭绕，诵经声声。小岩团跪在

外婆身边有点不耐烦，乘外婆叩头的时候溜出了装房。装房外面，几棵绿荫密佈的大青树下，摆满了做生意的小摊子，一大群傣族男女青年在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跳起了孔雀舞。小岩团在人群中好奇地穿来走去。这时一个汉子走近小岩团，掏出一把糖果给他，顺势把他抱起来，走出了人群，等到依丽妈发现岩团不见，已经找不到人影了。在县城开杂货铺的老板焦汉相见状走了过来，对依丽妈一阵细语，依丽妈惊恐地直点头，只听焦汉相说了声“要快”，就钻进了人群。

依丽听完母亲的述诉，简直如晴天霹雷，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这事没对人说过吧？”依丽妈心有余悸地说：“哪敢呀，说了孩子就没命啦！”

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岩团突然失踪，使依丽失魂落魄，这天一大早就出去了。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帕尚听说依丽回来就过来串门，他脱鞋上了竹楼，一眼就看到放在神龛边上的滴水观音瓷像，不禁喜出望外，因为境外有人托帕尚弄一尊滴水观音瓷像，给钱不少。上次去南山找严小苇，只搞到一尊坐莲观音瓷像。就向依丽妈提出要换一尊，不知其中奥秘的依丽妈，经不住帕尚软求硬要，居然让帕尚抱走了滴水观音瓷像。

傍晚，依丽回到家里，只见滴水观音瓷像，已经变成了坐莲观音瓷像，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她得知是帕尚换去了滴水观音瓷像，就捧着那尊坐莲观音瓷像赶到帕尚家。在家门口摆小摊的帕尚，见到怒不可遏的依丽，推说滴水观音瓷像已给境外朋友带走。依丽那肯相信，激动地冲上前一把抓住帕尚的衣襟，声嘶力竭地说：“你不把佛像还给我，我就和你拚啦！”引来了一帮子看热闹的乡亲。

在距离帕尚家二十多公尺的村治保委员依拉的竹楼上，一架高倍望远镜把帕尚和依丽争吵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正在观察的张萍叫了一声李振华，李振华接过望远镜，只见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从帕尚家里撒腿跑出来，气急败坏的帕尚在后面边追边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鬼崽子，晚上再收拾你！”依拉告诉李振华，那个男孩是帕尚的儿子帕赛。李振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果然不出李振华所料，帕赛在边境派出所所长和依拉的开导下，道出了真情，滴水观音瓷像还在帕尚手里。当夜帕赛又机灵地从家里取出滴水观音瓷像，李振华反复检查发现是空的。李振华想：“如果是一尊普通的观音，帕尚和依丽为什么要你争我夺？是依丽做戏，还是情报已被转移？”李振华要依拉叫帕赛仍把滴水观音瓷像悄悄抱回去，继续监视帕尚和依丽的活动。

作者是谁

在张局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严小苇生前的画稿。高阳在一张张仔细认辨，然后说：“好象都是小苇画的。”“这一张呢？”张局长抽出一幅猛虎下山图，这幅画构思精妙，别具一格，说明作者擅长丹青，颇具功力。严小苇初学画画，她的画大都是风景写生和人物素描，这幅猛虎下山图，不可能出自严小苇之手。而且，严小苇的画稿都署有年月姓名，唯独这幅猛虎下山图是“光膀子”，没有署名落款。这显然不是画家的疏忽大意，而是作者故意不肯留下姓名。高阳突然想起，严小苇生前对他说过，冯老师画虎可神啦，但不敢肯定这幅画就是冯

静芝所作。张局长示意把高阳带下去后。心想，目前要找到画的主人，真比逮一头活老虎还难！

这时，迟强兴冲冲地进来：“局长，有新的线索了！”原来迟强在市图书馆找到一本六十年代国外出版的美术杂志，其中有一幅猛虎下山的国画。迟强把翻拍下来的照片和严小苇的那幅画一起放在桌子上，张局长反复观看，发现两幅画的风格完全相同。迟强说作者是一个台湾画家叫阮仲马，那本杂志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行过，这说明送给严小苇的这幅画不可能是冯静芝的临摹之作。张局长思索着说：“阮仲马，冯静芝，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仲，是排行第二；冯，二马为冯，对！冯静芝很可能就是阮仲马的化名。”迟强不解地问：“一个台湾画家，怎么会跑到国内来呢？”张局长说：“想到点子上了，这是我们要进一步侦查的问题！”局长把这任务交给了迟强，这时专线电话的铃声响了，张局长拿起听筒，传来李振华清晰有力的声音：“局长，情况有了新的发展……”

竹楼里的幽灵

依丽被帕尚换走滴水观音瓷像以后，杂货铺老板焦汉相象幽灵一样来到依丽家。这个满脸烟色的小商人自称国外有人托他带信，要他把依丽请来的菩萨带走。当他得知瓷像已被换走，便威胁地说：“要是人家一生气，可就断了你们的香火啦！”依丽含泪恳求焦老板，请国外的人再宽容几天，焦汉相喝了一口茶说，再跟境外的人打个招呼吧，说完起身走了。

在边境派出所，李振华关上了监听录音机。帕尚和依丽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半路上又冒出个焦汉相，使案情更趋复